

罗君 / 著

且做 青春的 见证



若时光不曾老去

有些人你不会忘

被雨打湿的青春

始终闪烁着的梦

且做青春的见证

罗 君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且做青春的见证 / 罗君著.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043-7816-3

I. ①且… II. ①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4101号

且做青春的见证

罗 君 著

策 划: 刘 媛 杨 洁

责任编辑: 叶怡雯

封面设计: 何漫·贝壳悦读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i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37 (千) 字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816-3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若时光不曾老去

- 童年的记忆 暖暖的幸福 002
这个不安全的世界，我母亲独自一人 013
父亲的后座 024
我看见你成长路上的迂回曲折 034

有些人你不会忘

- 我是愚笨的 046
温暖的陌生人 054
写你文字带着歉疚 060
那些青春的合伙人 065
你现在在地图的哪一端？ 072



被雨打湿的青春

总有些时间，你会厌倦原本的生活 078

她不值得拥有你最好的时光 085

那些年，偏执的爱 092

离开只为守住心中的那份纯净 100

你是我路过的最美的风景 108

始终闪烁着的梦

暑期支教，一条短暂的相交线 118

有些梦不实现又何妨 127

这些年的新闻理想 134

在孤单的路上不回头 144

不要理会这个世间 153



若时光不曾老去



童年的记忆 暖暖的幸福

车终于开了，坐在回老家的车上，回忆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任意驰骋。

这是爷爷走后，我第一次踏上那片故土，主人不在了，那里的一切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疑惑盘踞在脑子里，与我寂静对峙。

八月的风，吹在身上，似乎有阵阵的凉意。车子在平静地向前驶去，不一会我下了车，可目的地这头却没了等候我的人。每次回到爷爷家，总要经过那个没有护栏、用钢筋水泥简单堆砌而成的小拱桥，而爷爷总会站在那里，满脸笑意地朝车子来的方向张望。可是这一次桥上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儿。我放眼望去，桥上的水泥地也因时光打磨显得凹凸不平，露出了斑驳的红色石块。其实距离上次回老家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可桥狼狈的容貌好似就在这二个月里酿成的，或许它并没有变，只是今天桥上没了看的人，我才蓦地惊觉它的破败。

老家门前的那块地，杂草正在肆意疯长，已经掩盖了我的脚踝。走近厨房，不见缕缕炊烟，却惊扰了正在觅食的小鸡，导致它们仓皇逃离。我喊了声“奶奶”，无人回应，我接着喊，终于应了，可回答声里却没了喜悦。原来她就静静地坐在正屋的后门口，似乎坐成了一蹲雕塑。我将买给她的东西一一拿出，她的脸上并未因此漾起笑，悲伤好似仍顽强地存活在她心里，只是道了句“又买那么多东西，路又远，歇着吧”。然后就是死一样的沉寂了，沉默犹如深不可测的海，怎么也捣不碎。这个屋子里唯一还在笑的是静默在墙角处爷爷的遗像。

我坐在奶奶身旁，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我不知道我该抓哪一句话去安慰她，我也不知道哪一句才能绕开往昔，不触及回忆。我们就这样平静地坐着，任回忆“纠缠”。

我记得五月份回来看爷爷的时候，他在叔叔地搀扶下拖着虚弱的身体站在拱桥上等候我，踉跄的模样，身体摇曳得厉害，我批评他不知道休息，可他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说“爷爷好着呢！”其实在疾病的折磨下，他瘦得只剩了人形，真正支撑他的是一股劲，一股不向死神屈服的劲。

每次知道我要回来，他总会骑着他破旧的三轮车到镇里去买我喜欢吃的菜，天还未亮就出发了，得意地告诉卖菜的人“我孙女从城里回来看我了”，其实卖菜的人并没有跟着他乐，可他就是要讲。来去四个小时，他浑然不觉累，有时候在路上还哼着“曲儿”。后来觉得他年纪大了，走那么远的路不安全，于是不再提前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回来，可他好生气，说没让我吃点好的心里不舒坦。

我随了他，我渐渐懂得，无论你多大年岁，在亲人眼里你一直都是孩子，他希望在他老了的时候你仍会有时候需要他。

看到他买菜回来骑车的样子，你一定不会想到他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

人。看到我在屋门口等他，他会推着车向我跑过来，开心得像个孩子，然后从自己车子里拿出买的东西，一一向我汇报，这个是你喜欢吃的……总之，一车子的东西。对于我的好恶他总是不偏不倚地记得清清楚楚。

接着忙着吩咐奶奶赶紧做饭，自己从前屋忙到后屋，怕我没吃着就坐车走了。看他们在厨屋里佝偻的身影，我想去帮点忙，可总是被他“拽了”出来，说里面油烟多，把衣服搞脏了。每次我就阻隔在门口，和他们隔着门槛谈话。看着他们点火做饭，那场景好不热闹。

一桌子的菜，任我吃，其实我吃不了他做的十分之一，有时候根本也不饿，因为出门前妈妈会要我吃一点，说“爷爷年纪大做菜很辛苦，你让他们少做一点。”但是看到他们高兴的样子，我就没了说的勇气，我怕我一不小心就让他们跌入了失落的深渊。于是我总会选择拼命地吃，似乎只要我多吃一点，瘦得像一道闪电的自己就能瞬间胖得可以。有时候我会夸赞奶奶的厨艺，她会高兴的要求爷爷把菜打包让我带走。而爷爷呢，则赶紧从橱柜里找出饭盒装上我喜欢吃但没有吃完的菜。

每次离开老家，手上提着的远比我带来的东西多，沉甸甸的让人觉得温暖。走的时候，爷爷总会送我，陪我在马路边等车，有时候车迟迟不来，他怕我着急，总说要骑三轮车送我到镇上，我硬是不要，无论等多久，他总要等着我上了车，然后叮嘱我“放假了就回来，别让我挂念，到家了回个电话”。车子开动后溅起的尘土，模糊了他的视线，也让我看不清他转身离开的背影。

离开他有八年了，这八年里，从自己踏进门槛到离开，所有招呼我的程序从未变过，八年了，我不再是牵着他衣角怕陌生人的小孩，可他依旧给我所有孩提时代的温暖。然而在接下来的所有时光里都再也找不到他了。心里空空的。

落差催人离开，其实失落感从进屋的那一刻就已经在酝酿了。

和奶奶告了别，我就坐上回程的车。

二

那些与爷爷有关的日子，那么多，回忆一幕一幕……

小时候将我放在肩上走街串巷的是爷爷，他让我在他的头上放肆了好些年。直到他日渐老去的身体不再能支撑起我身体的重量，而我也羞于伫立于他头顶。总觉得那段日子，时间在我与爷爷之间流逝的速度是不对等的，我的成长似乎远远慢于他衰老的速度。

我好像怎么也长不大，更别谈做个乖小孩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与我有着巨大的鸿沟。每天放学后，我总在各个村子里乱窜，在小伙伴家里一玩就是半天。最爱的是跳皮筋，因为在小朋友们所有的运动项目中，唯独这个我可以横着出没于他们之间。其他的比如踢毽子、跳房、抓鱼……我从来没有赢过，而且输得很狼狈，惨败后，往往还伴随着他人挑衅的笑。每每此时，我暗下决心，第二天要向嘲笑我的人发起挑战，来个局势的逆转，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挣扎，结局像是写好了的，不容我篡改。

小时候费尽心思想要获得的胜利，最终是否仍然值得？

只知道，我为了我所谓的胜利，无视黑夜的来袭，仍旧我行我素的在外瞎闹腾，我的童年没少让爷爷操心。爷爷忙完农活后，不得不在街坊邻居里打听我的踪迹。爷爷总是骑着三轮车，沿路呼唤我，有时挨个问，也不见我的身影。直到气急败坏的爷爷嚷着嗓门喊：“你再不回家，我马上电话你妈让她把你接走。”这句话对我有足够的震慑力，我会一溜烟地钻出来，站在爷爷面前，用笑表示妥协。然后坐在爷爷的三轮车里，一路欢声笑语而归。童年的整个时光里都是不知愁滋味的，那些日子仿佛毫无道

理的美好着。

后来长大了些，村子里开始掀起了一股骑自行车的浪潮，好像每一个小孩都有，就连形单影只的“傻蛋”都有自己的自行车，因为有车，他忽地多了些玩伴。唯独我没有，看着其他的小伙伴骑着自行车，来去自如，我羡慕极了。我对爷爷说：“我想有一辆自行车。”但爷爷不让，说我太顽皮，骑自行车不安全。而妈妈呢？更是反对，说：“有了车，你就跑得更远了，爷爷年纪大了，到处找你不容易。”就这样，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愿望被无限搁浅，甚至慢慢沉寂。直到我9岁那年，爷爷送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自行车。有了车后，我果真不仅仅在村里转悠了，我还经常与小伙伴骑车去镇里玩。去了一个爷爷骑着车都没法找到我的地方，无奈他只能站在拱桥上反复张望我。有时回来晚了，他会批评我。但他的批评都是软糯糯的，对我而言毫无杀伤力。

童年的我，喜欢“使坏”，好像小孩子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记得一次，我将胡椒偷偷地撒入爷爷的茶杯里，劳作后归来的爷爷，浑然不知我的伎俩，便将杯中的水一饮而尽，看着爷爷到处把我寻找那生气的模样，我却躲在一个爷爷看不到的角落里咯吱咯吱地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如果爷爷没有给我足够多的关怀，妈妈没有将我带去城里，我真有一种坏得要烂死在村头之感。找到我后，爷爷扬起的手臂，在空中迟迟定格，但就是没有落在我身上，那些年我活得异常安全。最扰爷爷烦的是总有邻居到家里告状，向爷爷汇报我又犯了什么什么事。我不等爷爷道歉就开始与她理论，可能大人不愿与我这个小毛孩据理力争，总是选择愤愤离开；可能喜欢说话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就的吧！后来就总有人调侃我，说我口齿伶俐，问我这个秉性是从谁那儿得来的，我说是爷爷，惹得邻居们一阵发笑。

那些年，我惹了很多事，犯了很多错，不止一次地挑战过他的权威，但他一次也没有对我动真格，用爱包容了我所有的任性。唯独那一次，我惹怒了他。

三

那年我12岁，一个远房亲戚来爷爷家拜年，她面色红润，衣着光鲜，嘴角上扬，我静静地看着她觉得她好美！等爷爷进屋后她突然问我：你的大姑妈还是没有消息吗？我不知所云，“我哪来的大姑妈？”我自言自语道。后来才得知，我确实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大姑妈，她在20岁那年离家出走了。十二年了，我浑然不知，家里曾经少了个人。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问爷爷“我的大姑妈去哪了？为什么你不去找他？”这语气里带着质问和气愤。爷爷听到这句话后，勃然大怒，“是谁告诉你的？以后不许再提起了。”爷爷的刻意回避加深了我的好奇心，使我越发地想要弄个明白。

我问了父亲，问了叔叔……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逃，唯一没有逃的是我母亲。我对大姑妈的那一知半解，都是母亲告诉我的。

听母亲说，大姑妈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离家出走的，那一晚伴随着洋洋洒洒的雪。第二天醒来，雪已漫过脚踝，甚至高出几许。走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带走，房间依旧保持着最初的模样，连一个告别的纸条都没有留下。接下来的话我也忘了，只记得母亲在提到大姑妈的情感时，支支吾吾后就含糊过去了。我当时不懂母亲想要隐藏的东西，自然也没有问。

那个年纪，母亲所说的一切对我而言只不过像是听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剧情再激烈也激不起我心底半点波澜，听过后也就慢慢地忘了，曾有的疑惑早已随风而逝。

只是那一次爷爷对我所发的脾气，倒是很深刻，似乎所有的“第一次”都足以携在记忆里。晚上时，爷爷一个人坐在后院里，样子很低落，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对我动了怒而难过还是因为离家出走的大姑妈，我不知道。但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爷爷面前提起大姑妈。

而大姑妈的故事在我心底再次被激活，是在爷爷去世的那天。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了哭声一片的屋子里，招呼她的是我的母亲。她手捧一束菊花，着一身褐色长裙颇有女人的丰韵。我一眼便认出了她，她就是八年前告诉我，我有个大姑妈的人。年龄的增长一点也没有带走她的魅力，八年后再次看到她，她仍旧如此端庄典雅。也不知道为什么12岁那年见过她后，时隔八年才再次看到她。自从知道她出现在了爷爷的屋子里，我的耳朵开始不听话了，向着她的说话声去了，我总想从她的语言里听出个什么东西来。我隐约听到她与旁人嘀咕，“如果萍萍今天能够回来看他爸最后一眼该多好！”可能关于大姑妈的故事，在我的世界里从不曾忘却，所以才会如此敏感，敏感到会如此关注这个女人。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个远方亲戚是大姑妈儿时最好的玩伴，大姑妈走的时候也没有告诉她，因此对于整件事她也一无所知。我开始回想起母亲那天所说的话。是的，那么大的雪，一晚上又能走多远？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决绝地离开了她生活了20年的家？对大姑离家的疑问以及爷爷离开的悲痛在与我分庭抗礼。

四五十年代，家里少了个人，像猪圈里少了个牲口一样，没有多少人会在意。可是八九十年代，家里少了个人，应该不是件小事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些年来，关于大姑妈的一切这个家庭连一点残余的痕迹都无处寻觅？我的胸腔里开始生出些愤怒来，因为他们的不再寻找，因为他们的沉默。

直到爷爷的灵车缓缓离开，长长的队伍跟在车的后面，我下意识地回头，想知道是否会有一张陌生的脸出现在爷爷的葬礼上，我想爷爷应该也希望看到，但是没有，可我却没有难受，反而有种释怀的轻松。因为大姑妈已用行动告诉我，她的不再参与。

送走爷爷后的那个夜晚，悲痛好似无处安放，像孤鬼幽魂一样在眼前晃荡。我决定去找母亲说说话。我们又谈起了大姑妈，母亲终于不再避开关于大姑妈的感情这么一件事了。她说在大姑妈20岁时和一个村里的男孩子好上了，可是那个年代的爱情都是遮遮掩掩的，不敢到处张扬，被人发现了就是一件极为羞耻的事。有人说是大姑妈没能抵抗住流言蜚语地袭击，所以才离家出走的；也有人说是因为一向保守的爷爷知道后打了大姑妈；还有人说是大姑妈怕爷爷觉得耻辱所以才离开的……母亲也并不知道其中真正的缘由。但母亲可以很肯定告诉我的是：大姑妈走后，爷爷和父亲找了三天三夜，去了所有亲戚朋友家，托了很多打听，仍旧一无所获。爷爷因为这件事难过了很久，自那以后，他从不对每一个孩子大发脾气。“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惯坏了你。”母亲说。

我想我渐渐懂了，懂了爷爷不愿提及的阵痛。是的，那个年代，尤其在农村地区，通讯还很闭塞，网络陌生得无人知晓，找一个人都是用脚丈量的。可能遗忘才是解药，关于谣言、遗憾的最好作答，而不提及对爷爷来说也并不表示已然忘记。

其实大姑妈离开的真正缘由我依旧模糊，而唯一知道这件事细枝末节的人已永远离开。那么，就且让这事件沉睡，何必追问？曾努力寻找只为在爷爷与大姑妈之间分出个对与错来，最后发现，生活有那么多模糊地带，又怎是对与错可以分得清的。我开始尊重大姑妈的离开，也理解爷爷曾经的不再提起。

四

爷爷的离开，究竟带走了什么？

很多个无眠的夜晚我都在想。

可能是目睹过爷爷在病床上呻吟的模样，以致爷爷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在梦里梦见自己也患了病，看着身着白色服装的护士一步步向我靠近，将白色的塑料管狠狠插进我的身体，任我撕扯、叫喊也不应。整个病房里静得可以听到药水顺着输液管滑落的声音，刺鼻的消毒水味在一点点地侵蚀我的肌肤，然后慢慢渗透到我的骨髓。我站在死亡的边缘，看着死神站在我的房门口，一遍一遍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时不时地轻撩我的衣裳，质问我为什么不愿随他而去。然后全身湿透的我从惊愕中醒来。总之，那段时间梦里很绝望。

每当那时，我索性起床，拧亮台灯，细细回忆，然后用笔去记录我与爷爷的故事，我怕，怕时间偷偷篡改了记忆，让我再也还原不出曾经爷爷给我的美好。

前段时间，室友黑黑说：君呀！今晚有流星雨，反正你可能晚上睡不着，我们去楼顶上看看吧！

看“流星雨”有种遥远的熟悉，是的！它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了。

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拉着爷爷的衣角，躺在温床上做着梦的孩子。总听他说流星划过的时候，记得许愿，并且不要告诉别人，否则这样就不灵了。于是我偷偷地许了许多的愿，比如：不写作业，也永远不会被批评；希望自己长大了是奥特曼，可以天下无敌；希望会捏泥人的爷爷永远也不会离开我……我对着星空许了汪洋一般多的愿，一个也没有与人说，但一个也没有实现。我依旧写着作业，而且写得越来越多，我也没有成为奥特曼，

我依旧是地球上一个普通的存在，没有任何特异功能。当然，我的爷爷呢？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可以百毒不侵。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有在夜幕降临后抬头看那闪烁着的星空了，我甚至忘了它是装着我们秘密信使的邮差，窥视着我们所有不愿与人说的秘密。

于是我和黑黑去了天台，抱着遥望星星的情怀。10月末的晚上，有着逼人的寒意，风在一点点肆虐，侵袭着我们单薄的身体。我们坐在石砖上，裹着厚厚的棉衣，像戍守疆边的战士，无畏黑暗、寒冷的袭击。我们都仰着脖子，静默看天。

凌晨过后的校园，正在安静睡去。学校里拉亮的灯一盏盏被拉灭，向我们昭示着深夜的来临，一切变得寂静了。可七楼的楼顶上，却来了一群看流星的同学。宁静不在，却多了几分热闹。等了许久，不见流星来，身体长期固定带来的僵硬感和寒风“扫荡”脚带来的冰凉感，让我决定移开自己的堡垒。

黑黑在我耳旁叽叽喳喳，可我一句也没有听到，脑子里全是某一年的一个夏天。爷爷和我做在凉席上，他摇着扇子为我驱赶蚊子，教我唱《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直到夜色浓密，我渐渐安静，睡意将我斩获，爷爷才收起凉床，与星空作别。

一阵惊叫，“你看，流星！”，我与爷爷的故事又被扯断。等我抬头看天的时候，流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不到来过的痕迹。身旁有人渐渐离开，可能是看到过后的满足，也可能是等待却不来的躁动。

我想，我抬头看到的不仅仅是星空，而是透过时光的层层叠叠看到了我与爷爷有关的日子。

不得不承认，爷爷走后，我与老家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事被一并埋葬，

但他带不走的是童年他给我的幸福记忆。

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再次看到一缕长烟在老家厨房屋顶的上空升腾翻滚；也不会石拱桥上看到一个正在等候我的老人；更不会听到笑容可掬的爷爷亲昵地喊我“君儿”的声音。但我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切安好，也谢谢他让我的回忆里装着满满的幸福。